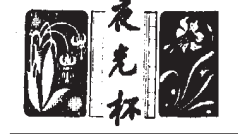


每到杭州、到西湖，雨朦日晴也好，风清月白也罢，心头总会来几丝不安缭绕，若喜还惊、欲爱又惧，像是与叶公好龙相类的情绪。要知此处风光，实在非比寻常，就连北方太平歌词也唱：“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如此洞天福地、人间天堂，人既来得，神仙怎来不得，妖怪怎来不得？我更盲猜，在杭州、在西湖，休说柳浪之莺、花港之鱼，怕就是半桥一樱、方池圆荷，还有那小丘丛枫、飞雪枝梅，俱系精灵所化，亦未可知。故此我每在湖畔街沿或酒肆楼头，甚至公交车站与地铁车厢，若遇女子手拈一面团扇，或竟直接一方绣帕，便不免多看她两眼，尤其要多看看她的双眼。

若问何故被白蛇吸引，是我当时听了一段评弹，说那白蛇炼成人形后，手中帕子须臾不离，就如现在的手机那般。原来妖精变人，不仅难以完神，也是无法尽相，总有些异样会暴露出来。孙悟空若变



酷暑的南京，街头巷尾都可听见“冰棒，——马头牌冰棒！”的吆喝声。

“马头牌”是南京冷饮的老牌子，冰棒、冰砖的包装纸上都可见一马头图案，上了笼头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背景下，从道路、行政机构，到学校、工厂、商场、电影院，也包括一些商标(比如“工农兵”牌棉毛衫)……好些名字都换了，冷饮却是“马头”依旧。

但吆喝声只道冰棒，不提冰砖，因按照“行商坐贾”的说法，冰棒是“行商”，冰砖则唯有“坐贾”。卖冰棒，有守在路口或其他路人众多处“守株待兔”的，也有走街串巷，四处游击的。大都是一木制的箱子，里面四壁蒙着棉花保温，上面是加厚的棉盖头，每有交易，打开木箱，揭开棉盖头，便露出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棒。

计有四种：桂花、水果（香蕉或橘子味）、奶油和赤豆。最便宜的桂花冰棒，三分钱一根，最贵的是奶油，五分一根。最受欢迎的似乎是赤豆冰棒，与水果味的同价，顶端堆积着一些小豆，不像果味冰棒全靠糖水香精，端的“有料”。当然根根不同，豆子有多少，碰巧得着的一根豆子多些，便欣喜如中头彩。

吃冰棒很能见性格，性子慢的一口一口的吮，冰棒一点点瘦身，直到最后剩一光杆。女孩冰棒在手往往并不将包纸尽行揭下扔弃，会留一半乃至吮到哪里揭到哪里，有那纸当托，若化了也不致弄脏衣服。男孩吃起来要暴力得多，往往不耐舔、吮，揭了纸便下口咬，一根冰棒鲜有不遭“腰斩”的。我记得四五岁时多次因吃得滴滴嗒嗒身上一片狼藉而被数落，稍大便再无这等情况，不是变得小心仔细，是没那么化，冰棒已被嘎嘣嘎嘣咬掉了。

冰棒无疑是当年夏日冷饮的主流，但并非全部。酸梅汤是另一大项。这原是可以DIY的，因商店里有酸梅粉卖，问题是，以我们的标

飞禽走兽、花木器皿之类，都能连身子一起变好；但要变人，却只是头脸变了，身子则变不过来。《西游记》里细细写了他的穿帮镜头——只忍不住笑了一声，就被金翅大鹏眼尖发现了雷公嘴，立时扳倒捆住，揭起衣裳看时，一身黄毛、两块红股、一条长尾。弼马温如此神通且这样，其他可想而知。弼马温的破绽虽有三处，还好都在身体，遮掩容易；白素贞的漏洞虽只一个，却在头面要命之处。须知蛇类天生不能眨眼，白蛇纵然修行千年也不能改。所幸本体雌性，变的也是女形，帕不

离手不仅自然，而且能给人以爱洁的好印象。当眼中起翳、遇尘痒痒时，她便借了帕子的掩护，吐出信子，飞快地舔一下。

若问何时被白蛇打动，是我当时看了一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于是一度胸中心念念唯有关赵雅芝，口里哼唧唧尽是“千年等一回”。又看戏曲，有越剧、有昆剧、有婺剧也有川剧，感白素贞纯情良善之余，又爱屋及乌，为许仙从最初的懦弱到最终的坚决而赞叹，还叹自己若为当代许仙，恐怕不能做

准，“冷饮”必须沾上“冰”的边才算达标，比如绿豆汤，家里也做，因摆凉了也不过是常温，故不算冷饮，若是冰绿豆汤，就算。彼时任是家境不错的人家，冰箱也是决计没有的，所以冷饮没有自制一说。若是冰砖，则不仅是非冷饮厂不办，而且非有冰柜的商店不卖了。

马头牌冰棒与冰砖

余 斌

冰棒与冰砖一字之差，却不能照字面推想只是形状之异。冰砖又称奶油冰棒，这是从成分上说，似乎很容易与奶油冰棒混为一类，实则虽都是奶、糖等物冷冻成的硬块，然后者不过是有点奶味的冰块，前者则可视作冰淇淋的一种，属奶制品，不过冰冻了而已。前者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舔吮，后者则是吃，咬一口，满嘴的奶香，其细腻柔和，又哪里是如咬嚼则满口冷硬冰碴的冰棒可比？

冰砖厚度在1厘米上下，巴掌大小，很长时间，都是一角钱一块，当年冷饮价格，无出其右者。倘若我们对冰棒、酸梅汤尚可保持“平常心”的话，对冰砖就可“到底意难平”了。打个比方，吃冰棒、喝酸梅汤，好比吃素，吃冰砖则已然臻于吃荤的境界，相当之奢侈。不知是否与它的金贵有关，游走街头的小贩，通常箱子里都不会有冰砖，故家门子是吃不着的。

我买冰棒，或者是上学路上路过工人医院门口的小卖部，或是走一站地，到宁海路的一家较大的副食品商店，两处有一共同点，就是有冰柜。很大的冰柜，卧式的，门是对折了从上面掀开的，上面覆着厚厚的、脏兮兮的盖头。如要买回家里去吃，就得拎个冷腔瓶来，——其实和热水瓶一样，都是保温，只是是直上直下碗大的阔口，东西容易放进去。因只派过这用场，我一直以为它是专为冷饮而设。

若是卖冰棒，就没这必要，因多

很多年前看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看得似懂非懂，但有一个地方却过目难忘，那就是他对建筑园林的看法。他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建筑园林其实都起源于对人生终点的想象，只不过这种想象是通过对生命的空间化的建构来完成的。这个观点让我很是吃了一惊，所以，一直到今天，似乎还像萤火虫一样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烁。

而斯宾格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来自他对不同国家的建筑园林的空间布置的文化分析。比如，他指出埃及的神庙的空间结构就是一个笔直的甬道，连通着布置在尽头的神殿，这样的空间布置似乎让人径直走向生命的终点，而甬道既象征着人的生命展开的不可挽回的线性的方向性，也象征着世间生活的无可留恋或者不值得留恋。好几年前，我曾去了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一趟，这里也是1978年版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里壮观的石柱大厅的取景地。可当我在烈日下，沿着由一列巨大的雕像和更为巨大的石头立柱排列成的甬道终于走到最后的神殿时，不禁觉得，和真实的场景相比，电影的场面瞬间变得黯然失色了。这座建于四千年前的神庙的荒凉的废墟，在让我感到人的渺小的同时，也不禁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无情。

到。后来看书，才知以上各剧，尽管方言唱腔各不相同，文戏武戏各有侧重，但故事情节全照搬了田汉所编的京剧《白蛇传》。再看京剧，果是原版样子，每一折都均衡，每一折都精湛，每一折都中规中矩。只是人过中年，心境变迁，我已不信一见钟情，也不再迷夫唱妇随，更不喜耍刀弄枪，而是一心关注这对恩爱夫妻，在经过欣悦、误会、别离和苦难后该如何是好。这便是《断桥》了。我以为在

半家门口、街对面就可买到，常见到有人拿个大茶缸，内插多支冰棒，往家带去。买冰砖那么远的路，一般对待，到家没准就化得差不多了。寄身冷腔瓶而非茶缸，待遇不同，也是一种身份的彰显吧？

我们吃的冰砖，又称小冰砖。有小必有大、中，我在南京却没吃到过。有个邻居，是个小青工，特能侃的，跟我渲染他出差上海时吃到了中冰砖，多大多大的一块，不是一层纸包着，是有个专门的盒，他没吃午饭，就拿中冰砖抵了——居然拿冰砖当饭吃，听上去简直奢侈得不行。几年后到上海，吃中冰砖就成为我预定的项目。果然也就吃到了，似乎并非大的商店里才有，因叹上海果然是上海。只是没有想像中那么大，似乎不足以充抵一顿饭，但我午饭的预算已化掉了，只好饿着。虽如此，亦不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几乎抛离了“品质”，一份接一份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项目……每天，我都竭力奔走在不同的“最后期限”前，过着无法确定一周后行程的日子，因此，我被迫减少了许多社交和娱乐活动。彼时，他人一句无意的夸奖“倚马可待”，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应该到朋友圈发一条消息：人好活快。可下一秒，我又会暗暗骂自己一句“工作狂”，说好的减速呢？

忙碌是有意义的。我越忙、越充实，越无暇思考一些令我费解的哲学问题；而不断经验积累，令我在专业的赛道上专注前行，反过来又激励我继续一鼓作气地奋斗与赶超。太累的时候，我也曾试图慢下脚步，可另一股念头又将自我说服：年轻的时候不拼搏，还要等什么时候再拼搏呢？所以，即使我试图兼顾效率与生活，却常常还是会忘记照顾自己的内心。

直到自己无知无畏地闯入欧洲的交换生活，我才从社会环境的变换中，意识到大环境对个体的选择会造成多

样，斯宾格勒在谈到我们中国的园林时，也从其空间的布置里分析出了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他觉得我们园林的空间安排有个很大的特点，和埃及以及欧洲的园林的空间的线性布置不同，我们的园林的空间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曲折，总是不让人轻易或者直接地走到终点的建筑或者最重要的主

吐。——调寄 翠楼吟
田汉写白素贞败走断桥，见了许仙，悲喜交集，一开口便坦白了正体真身，令许仙感动万分。在此之前的白素贞，是决计不会承认的。若问如此美化，何以为凭，其实无以为凭。我看过书，早知道白蛇原不是这样——此事在唐代便有笔记，到宋元则有话本，到明朝方成戏剧，到清朝版本最多，可见演出繁盛广泛。早先的白蛇极是狰狞可怖，盗了银子偷珠宝，迷了男人吃人肉，终被法海制服，绝了后患，许仙得救，皈依佛门。从清代开始，白蛇渐趋良善，她去杭州，为的是其前生曾被许仙搭救，特意报答。这段前因，那首北方太平歌词唱得清楚，那部南方的电视剧也演得明白。鲁迅的祖母也曾对他

说，许仙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变化作女人来报恩，青蛇也跟着，做了个丫鬟。也就是说，白蛇原是报恩，后来才变成了思凡。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白蛇原为新寡，后来变成了闺女；白蛇原来坑蒙拐骗，后来变成了安分守己；白蛇原来为祸一方，后来变成了造福百姓……连她的

么大的影响。
那时，周日的我，常常会出门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见拖家带口的人们在草坪上遛娃、遛狗，步履悠然；许多跑步锻炼的年轻人，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从我身边擦肩跑过；甚至还有一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十分精致的老年情侣，在认真地约会……这时，我就

徜徉在中国园林里

张永胜

所以，当一个裹着白色头巾的又高又瘦皮肤黝黑的本地人指着刻在神殿石墙上的一个圣甲虫让我观看，并示意我用额头碰一下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命运驱使我来到了这里。圣甲虫在古埃及人心中是太阳神的象征，它不仅可以保护人的平安，还寓意着人可以像太阳一样周而复始地重生，我犹豫了一下，虔诚地用额头贴了一下这个早已被无数游客的额头磨得闪亮的圣甲虫。但没想到，等我抬头准备离开时，他却拿出一沓一美元的钞票问我要小费，我没有犹豫给了他一美元。可是，就是世间最贵的金子又何曾让人复生过呢？

同样，斯宾格勒在谈到我们中国的园林时，也从其空间的布置里分析出了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他觉得我们园林的空间安排有个很大的特点，和埃及以及欧洲的园林的空间的线性布置不同，我们的园林的空间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曲折，总是不让人轻易或

者直接地走到终点的建筑或者最重要的主

称也。——调寄 翠楼吟
田汉写白素贞败走断桥，见了许仙，悲喜交集，一开口便坦白了正体真身，令许仙感动万分。在此之前的白素贞，是决计不会承认的。若问如此美化，何以为凭，其实无以为凭。我看过书，早知道白蛇原不是这样——此事在唐代便有笔记，到宋元则有话本，到明朝方成戏剧，到清朝版本最多，可见演出繁盛广泛。早先的白蛇极是狰狞可怖，盗了银子偷珠宝，迷了男人吃人肉，终被法海制服，绝了后患，许仙得救，皈依佛门。从清代开始，白蛇渐趋良善，她去杭州，为的是其前生曾被许仙搭救，特意报答。这段前因，那首北方太平歌词唱得清楚，那部南方的电视剧也演得明白。鲁迅的祖母也曾对他

么大的影响。
那时，周日的我，常常会出门到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看见拖家带口的人们在草坪上遛娃、遛狗，步履悠然；许多跑步锻炼的年轻人，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从我身边擦肩跑过；甚至还有一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十分精致的老年情侣，在认真地约会……这时，我就

松弛感，是一种心态

徐闻见

会忍不住想要回家给自己斟上一杯葡萄酒，认真煮一碗意面。
是的，欧洲小城就是有这种魔力，安静、干净、闲散，人很少又不会没有人，让我这个一直非常讨厌做饭的人，也能愿意到商超去买食材，松弛地学习做饭，花时间慢慢等水开。而这份松弛感，恰恰是一个人维持品质生活的重要状态。

同理，当我发现在这里，办任何事情都需要预约，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及时的回复，甚至出门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火

体建筑。而正是这种空间的安排，才让我们得以在假山，流水，芭蕉，竹林，亭台和楼阁间徜徉和徘徊，踌躇并流连于人世间的动人风景，让我们的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空间巧妙地延展和弯曲变得更长也更慢。当然，这样的空间结构也说明我们眷恋的是现世的生活，而不是之后的复生。

今年三月初，趁着明媚的春光，我和几个大学时代的好友去了苏州的艺圃。这个建于明代的园林不大，可是却迂曲有致。我们走进这座园林的院落之中，就像缓缓展开一幅画卷，我们看到了高大的假山，阳光下闪光的池水，四角攒尖的小亭，弯曲的游廊，水榭的轩窗，条石砌就的石板桥，还看到了池水边一株红色的梅花正在怒放，不由地感到生命的绚烂，人间的美好。我们忍不住慢下了脚步，当年我们十七八岁读大学时总觉得时间过得慢，如今几十年过去，我们却又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快，甚至是太快了，而在置身于艺圃的这一刻，我们却又一次感到时间慢了下来。

也许，真的就像斯宾格勒说的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愿意在这短暂的世间流连忘返，在优美的园林里徜徉一生吧。



瓜果谁新饷
滚圆甜熟的夏天
崩脆地切开了
一片片向你递来
田园的鲜爽和清香
齐铁偕 诗书画

自称也从“奴”变成了“我”。与此相对，法海从得道的高僧变成了嫉妒的秃驴，许仙则从法海的信徒变成了娘子的铁粉，许仕林祭塔救母变成了小青大败法海、救出姊姊……我总算知道了妖怪能变，人更能变，更能把妖怪变来变去、变有变没的。若问何以为凭，大抵是世道在变、时代在变、人心在变罢。如今白蛇人气上升、妖气下降，是一位内

外双修的标准美人，我是喜欢的，所有人都是喜欢的。至于以后她再怎样变化，则未可知，也不好猜了。
疏雨烟轻，柳岸啼莺。扁舟近、画伞同行。樱唇妙目，素艳娉婷。甚身非人，血还冷，却多情。断桥雾远，宝塔新晴。问当时、何以为凭。舞台歌榭，递送银筝。正低声唱，凝眸看，会心听。——调寄 行香子

车晚点、罢工，一方面你会非常无奈于这种“慢吞吞”的节奏，另一方面你会自然不再期待所谓的办事效率，无意间避免了安排紧凑的行程，缓解了焦虑。

对我而言，不论忙碌还是松弛，焦虑和虚无总会悄然滋生，反思和震荡在每一次面对新事物的时候无法停止，为了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我开始学会调整自己的优先顺序，先问问自己的内心状态，再问问工作的截止日期，以整体松弛的状态，去努力促成工作高效的完成。

掌握了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后，快乐与平和就能构成某种稳定的基调，让我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尊重自我，以一种松弛的心态，放松不放纵，自律不自责。有了这样的心态，生活的品质也就在忙碌中得到了保证。

梅老师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他非常注重生活情调和生活品位。